



成功的女人

如何能擁有事業、丈夫和家
，而不會心懷愧疚

「女人到底要什麼？」有史以來，沒有人能回答這個問題。
佛洛伊德幾代以前提出他這道出名的問題。今天他不必再
問這個問題了，我們都知道答案。

凡是男人想要的東西，女人都想要。成功、權力、地位、
金錢；愛、婚姻、子女；幸福和成就感。而且有史以來，大
門第一次為女人敞開，她們可以大步跨出，追求她們想要的
東西，許多女人選擇了「統統要」——事業、婚姻、子女，她
們懷著理想與野心跨步而去，去追求一切。

喬伊絲·布拉若斯博士 / 著
陳 惠 玲 / 譯

成功的女人

如何能擁有事業、丈夫和家
而不會心懷愧疚

喬伊絲·布拉若斯博士 著
陳惠玲 譯

作者序

喬伊絲·布拉若斯博士

1 作者序

首先我要感謝接受我研究訪問的女性，感謝她們慷慨的提供她們的經驗、想法和問題。我由衷感激以下所列諸位女士：卡洛·愛莫莉、喬尼·伊凡、海倫·葛莉·布朗、喬絲·布契曼、茱麗亞·柴爾德、派特·柯林絲、海洛絲·克魯絲、瑪麗·堪寧漢、琳達·葛蘭特、傑可琳·李奧……等，以及許多不願透露姓名的成功女性。

在此特地聲明，本書所引用的話，我或我的研究員並未對其本人一一訪問。有些人的話，我們只做簡短的引用，其中包括柴契爾夫人、雷根夫人、諾貝爾獎得主麗塔蕾微·蒙陀西尼教授等等，我們並未訪問她們。這些簡短的引用文字取自報紙和雜誌上的訪問報導，或她們已印刊的演講稿。

我深深感謝蘇珊哈沃·彼得曼，她是最得力的研究訪問員；蘇珊蕾曼，她長時間以來辛苦而愉快的將訪問錄音帶寫成手稿，同時我也要感謝蒂兒·瑪甘得爾。

目 錄

作者序	
第一部	最快樂的女人
第二部	抉擇
第三部	婚姻
第四部	子女
第五部	事業

「女人到底要什麼？」有史以來，沒有人能回答這個問題，儘管我研究女人已有三十年之久，我仍然無法回答這個問題。

佛洛伊德幾代以前提出他這道出名的問題。今天他不必再問這個問題了，我們都知道答案。

凡是男人想要的東西女人都想要。成功、權力、地位、金錢；愛、婚姻、子女；幸福和成就感。而且有史以來，大門第一次為女人敞開，她們可以大步跨出，追求她們想要的東西，許多女人選擇了「統統要」——事業、婚姻、子女。她們懷著理想與野心跨步而去，去追求一切。

但是，在邁向成功之際，問題來了。

婚姻也出了紕漏。

媽媽的角色也演得不怎麼對勁。

這件事使我想起了麗莎九歲生日時，彌爾特和我送她一台拍立得相機，她爸爸向她說明了相機的用法以後，她叫所有的人排好，她要拍她的第一張相片。她從觀景窗望了好一會兒，終於按下快門。一段時間之後，她驕傲的拉出一張相片。她看了看，臉色都變了，相片一片模糊。

「你們都亂動！」她大叫。

在今日的女人世界，每個人都動了。生活不同於從前，也不是她們以前被灌輸信以為真的那個樣子。

這個世界交給女人一張清單，並告訴她們她們可以，也應該擁有那一切。一份成功的事業，一位好丈夫，美好的婚姻以及出色的子女。如果她們少了某一項，那是因為她們太懶或太軟弱，要不然就是缺乏野心或自我肯定，那麼她們就不成了次等人類。

當然這是無稽之談，沒有人能擁有全部，男人無法做到，女人也沒有辦法。但是女人幾乎能夠擁有一切，她們能擁有最想要的東西，她們永遠比男人擁有的更多。

在本書中，我要告訴各位諸如電視名人芭芭拉·沃特·瓊·里維·珍克可·派翠克大使、作家茱莉·尼克森·節食中心創辦人西比兒·佛格生、大廚師茱莉亞·柴爾德、電影製作人雪莉蘭辛，演員琳雷得·葛雷芙和許許多多商界、專業界、藝術界和政界及政府名人的故事。看她們如何在事業及家庭中求得平衡，進而從生活中獲得她們所最想要的。

她們都是真真實實的女人，必須面對真真實實的問題。她們的優勢在於比一般女人多點錢和地位高一點——但別忘了，錢和地位都是她們自己掙來的。不管怎麼說，她們還是得跟所有職業婦女一樣面對相同的問題。她們處理事情的功夫對她們本身發揮了極大的功用，相信對各位讀者也大有助益。

2

一九五〇年代，我剛開始以心理醫師為業時，我在紐約世界新聞廣播電台主持一個節目，很多人會打電話來問我解決困難的意見。

打電話來的女人，所問絕大多數是婚姻問題。問題不外乎丈夫有外遇或酗酒，要不就是太粗暴、易怒、刻薄、小氣、霸道或是冷冰冰。「我怎麼辦呢？」她們問，「我該怎麼處理？」

她們的共同點是怕——怕她們的婚姻破裂。五〇年代的已婚婦女都是家庭主婦。如果她們婚前曾做事，通常這些工作薪資少，地位也低，根本養不起自己，更別說養孩子，處境像陷阱中的困獸。若她離開她丈夫，處境就更糟了。

我拿一九五〇年代的女人，和現在寫信給我的女人做個比較，我發現婦女生活中，革命成份的重要。一九五〇年代，婦女的主要問題，顯然的就是婚姻。我現在收到的信，問題主要在於如何結合工作和家庭生活。

今日的女性已有足夠的能力去處理商業及專業範圍內的問題。婚姻才是使她們困擾的難題。她們父母那一輩的老信條，大部份都不管用了，更何況原本信條就不多。

她們寫道她們的丈夫不肯將心思放在家裡，只期望她們在工作之餘，還要負責購物、清洗和烹飪，而做妻子的工作，不論以地位或薪資來說，都跟丈夫相同，甚或超過做丈夫的。

她們也寫道，丈夫一聽到妻子有應酬便悶悶不樂，或丈夫根本拒絕陪她們參加生意上的應酬。

她們問道，如果她們帶一箱子研究回家，她們必須整理好，以便第二天早上九點的會議做報告，而她們的丈夫堅持晚上要做愛時怎麼辦？

她們寫道：「我的愛人堅持要結婚，他想要孩子。但我不明白，我的生活很滿足，我想為人妻子嗎？為人母嗎？如果我說我想維持現狀，我會失去他嗎？」

她們想知道，如果她們發現丈夫毫無理由的吃她們老闆的醋時，要怎麼處理？她們也提到，一旦她們賺的錢比丈夫多，丈夫就變成性無能。

她們告訴我，她們兩歲的孩子會作惡夢，四歲的孩子要上幼稚園便又哭又叫，丈夫抱怨說他們只想工作不待在家裡是扭曲孩子的生活，和他們自己根本不照顧孩子。

她們抱怨丈夫根本是在破壞她們的事業。

她們說她們一直想離婚。「我的生活需要一些寧靜。」

這些信中充滿了忿怒——劇烈的忿怒。同時也隱藏著悲哀、為難、挫折和憤恨。期待著重新肯定。罪惡感，其中有好重的罪惡感。

瑪蒂娜·荷娜是位心理學家，也是雷德克利夫的校長，她二十年前的研究指出，恐懼成功擋住了許多女人追求人生目標之路。現在她報告說，女人已克服了那個恐懼感。今日婦女喜愛成功，但也越來越多女人說，如果成功的代價是要犧牲婚姻和子女，那她便不要成功。

雷德克利夫一九八五年班，畢業後一年所做的調查，更突顯了這一點。百分之九十的畢業生不是已經在工作，就是正積極的找工作。百分之九十一的畢業生希望至少有一個小孩。百分之九十七的單身女郎希望結婚。不管已婚或單身，她們最關心是，她們無法同時處理婚姻和事業。她們知道，僅僅十到十五年前的婦女，她們常抱怨體力不支，而且辭了原來的工作。哥倫比亞大學法律系的一個學生告訴我她姊姊的故事。「瑪妮拿到企管碩士後，苦幹了八年。她是一家財務公司業務部副總經理，年收入超過五萬五千元。有一天她辭掉了她的工作。冷漠，她說她再也受不了了。現在她待在家裡，照顧兩個小孩，她所談的不外乎香皂啦，或晚餐什麼等等。」

「每當我想到她，我開始懷疑，我是不是真的想當律師？或許我該作個妻子和母親？可是我是一直夢想在高等法院與人辯論，話說回來，我真的想結婚也想要有孩子。另一方面，我姊姊現在的生活會令我發瘋。」她嘆了口氣「我真希望能知道正確的抉擇。」

在這本書中，我想要告訴婦女朋友的是，根本不用擔心五〇年代那個現象。女人絕對能夠擁有事業、婚姻、子女和美妙的生活。

我會敦促你選擇生活中妳最想要的東西，而且緊追不捨。妳不需要去選擇婚姻、事業和子女。選擇兩樣或一樣。選擇你要的。這是妳的一生。如果妳三樣都要，放手去做，只要眼睛放亮，並了解期望的現實樣子。

「十年前，我真會被自己的生活嚇壞」小說家莎拉·戴維生坦承，「我的生活中只有三件事：嬰兒、工作和維繫婚姻，有時候我覺得我快死在這種生活裡。失去的是活躍的社交生活、旅遊、嗜好和休閒活動。」

「我發現有兩個時機我可以處理很好。當我丈夫進城時，或介於兩個計劃的空檔我不用工作時，每件事都很順心。但有三件事令我心煩到極點，某人不高興或缺東缺西時。」

別騙自己妳可以擁有一切。不可能。心理學上來講，想要擁有一切是不健康的觀念。人類可貴之處，在於不斷追尋遙遠的星星。得到愈多，想要的就愈多。基於這個理由，我們不可能擁有全部。

五年或十年後，你可能達成今日訂下的目標，這個目標就是現在妳認為的一切，將來妳又會覺得不夠，要的還要更多。在正如桃莉·巴頓所說：「當他們說少就是多，我就說『這是廢話！』多就是多，我要更多，我永遠需要更多。」

常會聽到樣樣都俱備的女超人，但我一直沒有遇到任何一位。「我不知道『擁有一切』是什麼意思？」女演員琳蕾·葛拉芙說：「這個詞多少暗示事事完美。但沒有事情是完美的。我不相信有任何人的生活不用作任何讓步，沒有任何高低潮。再說若沒有低潮，她又怎麼享受高潮呢？」

「沒人能擁有一切，」紐約市駐聯合國及領事團委員吉蓮·索倫森說道：「如果你想生五個小孩，妳就不能做全職的工作；如果妳想每年賺一百萬，妳就根本不能有孩子和大家庭，至少我這麼認為。妳必須付出，如果妳一天工作十四小時，妳不可能花心思在家裡。那需要不斷的調整，在不同場合針對不同的事作調整。」

「男人也無法擁有一切。如果他專注於事業，家庭生活的某些東西就得讓步。最困難的是想辦法保持平衡，這點會使妳感到有挑戰，有活力而且充實。」

第三波企業總經理瑪麗·堪寧漢，與她丈夫威廉·阿吉合組財務策略顧問公司，她說：「二十五到三十五年前，我們女人最基本的公平在於我們生活空間太狹窄，我們毫無選擇，我們可以很公平的抱怨，我們對自己的生活沒有控制權。」

「今天我覺得一件事非常奇怪，婦女的選擇多了，但我們常聽到她們抱怨選擇機會太多，不曉得如何做取捨。今天我們的處境比半世紀前好多了，那時她們的抱怨是：我可以多要一樣東西嗎？」

「當別人問我：『你能同時擁有婚姻和成功的事業又當媽媽嗎？』我心中早有底稿，我的答案是可以，全看妳怎麼做。妳必須選擇正確的婚姻，養出乖巧的孩子——這裡的意思是培養孩子正確的目標。最後妳必須選擇正確的事業。」

「我可能會將三件互不相容的事擺在一塊兒，但那是逼自己撞牆而永遠無法處理得好，我也可能選上一個男人，只要我花一分鐘在我的工作上，他就憤恨不已。我也可以養出一個小麻煩，如果我一天有六小時不在家。」

「重點在於，如果妳想要這三件事，妳必須做下為擁有全部而戰的決定。」

「我認為如果妳真的想要，妳還可以擁有全部。」，哥倫比亞廣播公司晨間新聞前任藝文娛樂版編輯派特·柯林斯，她目前正將公司發展成電視節目自製公司。她作如下表示：「妳可以結婚、生孩子，並在外面工作。擁有全部是比較不切實際的觀念。我不認識任何擁有全部的人。我認識一些女人，她們有美滿的家庭、成功的丈夫，事業也一片光明，孩子更是中規中矩異常乖巧。但她的孩子可憐極了。我也認識一些女人，丈夫、家庭、子女、工作都沒有前述那麼美好，但她們過得很幸福、彼此相處融洽。」

「我不認為生活就是要擁有全部。約翰藍儂那句話是怎麼說的？好像是說：生活就是當你忙著計劃其他事情時發生的事情。我認為這是至高的真理。」

明尼波里狄登·哈德遜的財務兼副總經理卡洛·艾敏莉說：「我高中同學大多以為我擁

有一切，但這實際根本不可能。我認為擁有一切，應該是有能力去做任何事情，不是我必須做，而是我想做。我希望每週念三本小說，寫本書，有更多時間陪我丈夫和兒子。等我真正有時間的時候，我就擁有我認為重要的事物。」

華盛頓郵報前任記者及暢銷書「只有悔恨」的作者莎莉昆說：「我認為有份完全成功的事業，當個完美的媽媽，同時有個仙侶般的婚姻不太可能。必須要犧牲一些東西，有些東西總得讓步。」

「當我設法寫書時，兒子第一，丈夫第二，寫書排在最後，但當書完成時，我要想辦法出版，這時書第一，兒子第二，老公班排最後。我再告訴妳們，他們並不高興，因為他們不高興，我也不高興。當我的書排第一位時，他們是犧牲及受苦者。我這時候寧可將他們放在最重要的地位，而寫書放在最後，因為他們才是我最大的幸福泉源。」

「我不知道有誰能夠將這三件事處理的完美無瑕。每一次我看到一些自以為是的女人，坐在一旁說：「哦！我萬事俱備，我還能說什麼呢？」我覺得非常刺耳。她們只是企圖說服自己她們的生活已完美無瑕。讓女人有這種想法是不公平的。」

「如果要論完美無瑕，以名目上來說，我的生活已完美而無缺憾。」家庭問題專欄作家海洛絲·克魯斯——這麼說。

「當妳談妳能不萬事俱全時，妳必須問自己，萬事俱全指的是什麼？是經濟上的高度安

全感？自我認知？還是當上公司的總裁，或是訂下最大的廣告合約？」

「再說妳要把丈夫和子女擺在哪裡？我還記得我七年級畢業時，我媽媽因為演講沒辦法參加我的畢業典禮。那時我無法諒解，現在我長大了，我了解了。女人總有機會碰到，孩子淚汪汪的看著妳說：『爲什麼妳要離開我？』或者妳要出門時，妳的孩子問：『爲什麼不來學校看我演的戲？』」

「我告訴那些想要萬事俱全的人去問那些已萬事俱全的人，到底真象如何。到底是怎麼樣呢？熬夜，早上四點起來抹地板，大家睡覺後妳還得打妳的報告，孩子病了，妳將他交給保姆，自己抱病上班。事情就是這樣，值得嗎？還記得安蘭得問她的讀者：『如果能夠重來，妳們要不要生孩子？』絕大多數人說『不』。」

歌劇演唱家芭拉·韓戴克，她跟丈夫和兩個小孩住在瑞士，常往返於歐洲和美國。她說：「我認爲人們想要萬事俱備時，她想要的是事事皆甜蜜。生活並不是這樣的。萬事俱備並不意味妳的孩子不會有艱苦期，也不表示妳的婚姻不會時而緊張像上弦之弓，更不保證妳的事業不會有高低起伏。」

「對我來說，決定不是件簡單的事，也是生活就是這樣——作下決定，然後與其後果折衝。不管我們作下什麼決定，我們總得與別人折衝。意思是說，我們要專注與了解的責任，這需要很多時間和精力。同時妳也要了解，這是一種投資，投資就得放一些東西進去，這點

正是不簡單的地方。」

「我覺得我得非常了解我的丈夫、我的孩子和我的公眾形象，每個人都不能覺得被騙。有時我要逼自己把每件事都做得完美。我必須了解，我給丈夫和孩子的是具有各種人類缺憾的人，也正因此我才可愛。」

全國職業婦女協會執行主任，暨俄州克里夫蘭國際服務業者同盟第九二五區負責人凱倫·納斯本說：「我覺得我已擁有我想要的東西，但我不說『萬事俱全』，我覺得那太驕傲了。」

「我對自己作的決定很滿意，但我希望有更多時間，我希望為子女操勞，我希望我不衝回家，發現沒有東西做晚餐，只有再給孩子吃奶油花生三明治。我希望以後再也不用在週末工作，我希望不必自己去購物和清掃，但我都要。我認為這是家庭及工作為我作犧牲，我必須付出的微薄代價。」

「大多數人都有顧此失彼的煩惱」，美國國家廣播公司部芭芭拉·沃特說：「說自己沒這種煩惱的女人最令我羨慕，但我從不曾遇到。很明顯的，若妳負的責任越少，妳的事業就越容易成功。應付婚姻和事業兩項一定比應付婚姻、事業再加上一個孩子來得容易。」

「我還記得多年前和人類學家瑪格莉特·米特的一席話。她談到她的學生畢業後，常回去向她訴苦——婚姻、孩子和工作——而且為什麼沒有人事前告訴她們，事情會變得如此困

難？瑪格莉特·米特回答：「誰告訴妳們可以同時擁有全部？」

接下來介紹宇宙人雜誌的超級成功編輯海倫·葛莉布朗，她說：「今天有許許多多針對女性的宣言，設法教她們不要想事事俱全，教她們退一步，聞聞野菊花的香味，不要一心只想當總裁。自己真正要什麼決定在自己。是的，有很多艱苦之處。當然，妳要作些犧牲，但坦白說，我不記得作過什麼犧牲，我從來不想要孩子。」

「我認為妳可以萬事俱全，但顯然妳必須艱苦奮鬥，詳細計劃，並要有個願意合作的丈夫。世界各地這麼做的女人並不少。」

我告訴妳一個秘密。我不相信什麼牙齒神話或聖誕老公公，特別不相信女強人。女強人是個迷思，是世界交給女人那張貨品清單欺騙的象徵。在一個國際婦女中級會議上，我很高興聽到一位南斯拉夫記者維絲娜·普莉霞，對女強人迷思前臆性的看法。「我這輩子不曾遇到任何一個男人，會因為無法當個標準的丈夫、理想爸爸和特別成功的事業而感到悲傷。為什麼我們女人要當這個迷思的俘虜。」

女性主義者葛蘿莉亞·史代南這麼解釋女強人迷思：「社會上流行這麼一句話『好啊，妳可以當律師或木匠，只要妳照顧好三餐和孩子，而且不要破壞事情原有的秩序。』，女強人迷思就是這句話的回響。沒有任何一派女性主義要我們做女強人，也沒有人有權要求我們做女強人。」